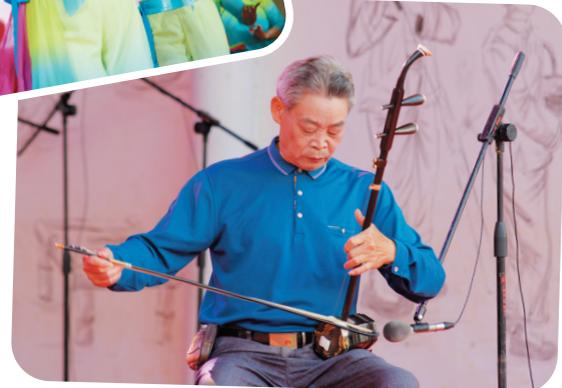




组图为儋州市六罗村的第40届“村晚”，全村村民各显身手表演23个节目。



扫码看视频



六罗村的第40届“村晚”

1986年的大年初二，第一届六罗“村晚”正式举办，此后从未间断，至今已举办40届。

六罗“村晚”由村民自筹自办，由于条件限制，最初在村民家中的院子里举办。随着农村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，六罗村从茅草舞厅到露天舞台，如今有了宽敞气派的大舞台。

儋州市六罗村是一个典型的客家村落，在1840年前后，六罗村的先祖们从广东惠州迁出，一路南下，来到这里。

那时，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，六罗先祖们唱着客家山歌，初来乍到。他们缺少耕地，缺少粮食，缺少供水，几乎什么都缺，只能依靠彼此、关爱彼此，团结在一起，开辟新家园。团结互助，相亲相爱，就此深深烙在每一代六罗乡亲的基因里。

如今，这份乡情，寄托在每年一届的六罗“村晚”舞台上。

南国都市报记者 贺立樊/文 吴兴财/图

大年初四，天还没黑，六罗村的小广场已经聚满了人。大家人手一支小板凳，其中很多人来自附近村镇，就为了一睹六罗“村晚”的风采。

今年的六罗“村晚”一共有23个节目，既有时尚的歌舞表演《第一天》，也有传统的客家山歌《赞六罗》，还有时装秀和诗朗诵。全村老少齐上阵，让这个夜晚热闹非凡。

家里的活儿都放下了，既是村民，又是导演的邓重英，一会儿在舞台上，一会儿在舞台下，手机响个不停，忙着现场组织。

舞台上下，似乎没有演员与观众的区分。参与节目编舞的邓如梅，也做着后勤引导工作；六罗“村晚”创始者之一的邓伟忠，给乡亲们端茶倒水。

舞台对面是邓永超经营的村口小卖部，此时成了观众们的茶歇点。乡亲们都在忙碌着，仿佛这台“村晚”是自家的事情。

谁也没想到，六罗“村晚”能持续举办这么多届。

六罗村坐落在儋州市和庆镇的大山深处，去往这个村的山路曲曲折折，蜿蜒盘绕。车行山中，太阳一会儿在左边，一会儿在右边，反复好几次，终于到了六罗村。

40年前，交通更加闭塞，当时正读初二的邓伟忠却突然萌生一个想法：在村里办一场春节联欢晚会。

那年年底，六罗村通了电，受到中央广播电视台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启发，邓伟忠找了几位朋友，着手策划起来。

没想到，乡亲们听说之后，主动加入，一下子凑了十多个节目，在1986年的春节前夕，敲定了演出名单。

那时的六罗村只有一块水泥硬化地面，大概100平方米，属于一户村民家的院子。没等邓伟忠开口，那户人家找了过来，愿意提供场地。

每家捐出一、两角钱，买回橘子、瓜子，配点茶水，拉上彩带。1986年的大年初二，第一届六罗“村晚”在村民家中的院子开演了。

最受乡亲们欢迎的节目，是几位年轻人演绎电视剧《济公》的主题曲——“鞋儿破/帽儿破/身上的袈裟破/你笑我/他笑我/一把扇儿破……”

1986年的春节，乡亲们的生活并不宽裕，身上同样是“鞋儿破、帽儿破”，难得一件新衣裳。可是邓伟忠清楚记得，大家脸上的笑容是那么真切，那么开心。

这一年，邓重英刚满5岁，一次意外，导致他的左眼失明，自卑伴随着他。三年之后，他在哥哥姐姐的带领下，第一次登上六罗“村晚”的舞台。

“哥哥姐姐怕我紧张忘词，给我安排了一个没有台词的角色。”——躺在病床上的小病人，是邓重英首次登台扮演的角色。

不清楚演了什么，也不知道躺了多久，邓重英几乎就要睡着，只听见哥哥在耳边小声喊着：“结束了、结束了。”这才赶紧起身，跟着哥哥姐姐离场。

没想到，一颗钉子把刚买的新衣服勾破了，心疼之余，邓重英挨了父亲一顿骂。把泪珠擦干后，心里却还是觉得“挺好玩的”，“我能让大家笑起来。”

此后，邓重英几乎从未缺席每一届六罗“村晚”。在这里，他收获认可与尊重，“这个舞台让我完整。”

从第一届开始，六罗“村晚”一直由乡亲们自筹自办。最初各家捐出几角钱，能捐一、两元钱的已经算是“大户”。

每届六罗“村晚”，客家山歌总是保留节目。乡亲们操着客家话，歌唱理想、歌唱劳作、歌唱爱情，甚至拿出口琴、吉他等西洋乐器，为客家山歌伴奏。

一百多年前，六罗村的先祖们，就是唱着客家山歌，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间小径，来到这块土地，就此繁衍生息。

“根据族谱记载，大约在鸦片战争时期，1840年前后，先祖从广东惠州迁出，一路南下，来到这里。”邓伟忠可以想象先祖们初来乍到时的窘迫：缺少耕地，缺少粮食，缺少供水，几乎什么都缺，“只能依靠彼此、关爱彼此，团结在一起，开辟新家园。”

1993年，邓伟忠考入中山大学。毕业之后，留在广东工作，去过很多客家村落聚集的地方，他的客家话，能与当地人对话如流。

一种语言的延续，背后是一种文化的传承。在六罗“村晚”之前，六罗村还曾经有一项春节活动——洗水井。

六罗村曾有一口古井，供全村人使用。每逢春节，全村男女老少一齐清洗水井，每家捐出一些粗盐，小碗盛着，用于水井消毒。

“村里的事，就是大家的事。”在邓伟忠、邓重英，以及六罗村的乡亲们看来，这就是六罗“村晚”能够连续举办40届的原因。

当夜幕降临，灯光亮起，茫茫大山之中，点亮一座山乡舞台。为了这座舞台，乡亲们

付出了40年的努力。

从1986年到1998年，六罗“村晚”是个“流动舞台”，“谁家院子大，就去谁家办。”

1988年的春节，连下几天大雨，六罗村找不到一块干净的地面。那一年的“村晚”，在邓永超家的客厅举办。房前屋后，挤满了一百多位冒雨观看的乡亲，掌声盖过雨声。

1996年的春节，“村晚”举办的当天下午，村里突然停电。眼看天色越来越暗，村里的年轻人们自发进山，砍来竹子，倒上煤油，制成火把。为了录录音机通上电，乡亲们捐出家里的5号电池，一颗接一颗，足足连了4排，每排一米多长，硬是让录音机放出伴奏。

“希望能有一个真正的舞台。”1998年，乡亲们无偿捐出村口的一块土地，年轻人们割来茅草、扛来木材，把自家的农产品拉出去卖钱，辛苦好几个月，终于在这块土地上建起了一座能容纳两三百人的“茅草舞厅”。

附近村子的乡亲们都说，这座“茅草舞厅”是“山村奇迹”。然而，三年之后，一场台风摧毁了“茅草舞厅”。

看着满地残骸，乡亲们把眼泪藏进心底，回家翻出积蓄，全村凑钱，全村出力，在废墟之上，建起一座露天舞台。

如今，六罗村在当地政府的帮扶下，有了高大宽敞的大舞台。登上“村晚”，成了各家最光荣的事情，导致每年的报名节目总是超额，不得不进行筛选。

“以前只有歌唱类和小品类节目，现在的节目五花八门，更好看了。”邓如梅姐妹七人，从小就在母亲的带领下登台演出，被乡亲们称为“七姐妹”。

今年的六罗“村晚”，“七姐妹”逐渐退居幕后，她们的孩子们，接过演出的接力棒。她们将成为六罗“村晚”的第五代参与者，在这个喜庆的节日里，延续一个族群的文化，共享关于家的喜悦。